

# 婦女新知

Awakening

中華民國77年7月10日出版



婦女在歷史轉捩點上  
—細數拓荒脚步·展望婦運前程  
悲歡歲月——一個女工的故事  
男性觀點 愛情！愛情？

74

二十年的耕耘 —訪西德法蘭克福婦女學校負責人桃瑟·楊女士

社址：台北市博愛路1巷1號3樓 電話：(02)3319363·3110333

婦女新知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 目錄

- 本期專題
- 婦女在歷史轉捩點上**——主講/呂秀蓮  
——整理/方宜  
——細數拓荒脚步·展望婦運前程 1
- 什麼是新女性主義？——呂秀蓮 4
- 新女性素描——呂秀蓮 5
- 她，獨立自主又不失婉約細膩——黃玲娜 8
- 陳菊眼中的呂秀蓮
- 婦女與法律——沈美真 11
- 女人有繼承權嗎？
- 悲歡歲月——阿珠 12
- 一個女工的故事
- 二十年的耕耘——曹愛蘭 14
- 訪西德法蘭克福婦女學校負責人  
——桃瑟·楊女士
- 男性觀點——阿草 16
- 愛情！愛情？
- 婦女新聞——楊曉雁 18
- 失敗為成功之母？——石正暖 21

## 婦女新知 七十四期

Awakening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二月創刊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七月十日出版

發行人/李元貞

社長/吳嘉麗

企畫/曹愛蘭

編輯/黃玲娜

美術編輯/黃玲娜

廣告組/陳秀惠

發行組/楊曉雁

法律顧問/尤美女·沈美真·潘正芬

發行所/婦女新知雜誌社

社址/台北市博愛路一巷一號二樓

電話/三三一九三六三·三三二〇三三三

郵政劃撥/第〇五二六一八八八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登誌字第二〇二二號

中華郵政北臺字第〇四五八號

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承印者/永亨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九五四一九三六

零售/每本新台幣三〇元

國內訂閱：

一般訂戶/一年二五〇元

贊助訂戶/一年一〇〇〇元以上

國內掛號/每年另加郵費七元

國外訂閱(航空)：(如使用支票，抬頭請寫李元貞)

一般訂戶/

香港澳門地區/一年美金二十元

亞太及太平洋地區/一年美金三十三元

歐美非地區/一年美金二十五元

贊助訂戶/一年美金五十元

國外掛號/每年另加郵費美金八元

本刊文字皆有版權，非經同意請勿轉載。

# 史上桌壇女



## 婦女在歷史轉捩點上

細數拓荒脚步 · 展望婦運前程

主講 / 呂秀蓮  
整理 / 方宜

從這一期開始，婦女新知每兩個月將推出一期「每月婦女」作為當月的專輯。同時，我們歡迎讀者為新知推薦您認為傑出的，或特殊的，值得我們報導的婦女。

這一期我們首度推出的「每月婦女」是台灣婦運的拓荒者——呂秀蓮。

呂秀蓮——

台灣桃園人，一九四四年生，台大法律系畢業，美國伊利諾大學比較法學碩士，哈佛大學法學碩士。現在哈佛大學繼續從事研究工作。

著有「新女性主義」、「新女性何去何從」、「數一數拓荒的脚步」、「尋找另一扇窗」、「幫他爭取陽光」、「台灣的過去與未來」、「呂秀蓮方塊選」。

睽違兩年餘，呂秀蓮於六月四日重新踏上美麗島的土地，並於六月十五日接受九個婦女團體的連袂邀請，在耕莘文教院以「婦女在歷史轉捩點上」為題發表演講。從中我們可以了解呂秀蓮從事婦運的心路歷程，以及她的思想、觀念。以下就是當天演講的內容。



(攝影/楊瑛瑛)

各位親愛的朋友們：

如果單身是一種貴族，如果政治犯是一種貴族，今天晚上，我是以雙重貴族的身份在此和大家見面！雖然傳統的貴族是世襲的，或者必須殺人盈野以換取封爵，但是我這「雙重貴族」卻是用青春、用自由、用健康，尤其是用信念和毅力贏取得來的。

高雄事件發生於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事件發生的第三天我成爲被捕的第一人，我所從事的婦女運動也受到相當的扭曲和醜化。執政黨所控制的大眾傳播媒體，蓄意醜化新女性主義，甚至有電視記者故意將其解釋爲性解放運動。因此有一段時候，新女性主義婦女運動不得不沉寂下來，但是卻引起了世界各地的迴響。

## 來自全球的關懷

首先，美國新墨西哥大學婦女課程的教授、學生，他們是國際特赦組織（簡稱AI）的小組，當他們知道高雄事件被捕的人當中有婦運的提倡者時，立即採取迅速的救援工作。因爲，婦女是國際語言，當婦女受到迫害時，應該義不容辭的加以營救。在很短的時間內，大學所在地這個小鎮，

就有數百人連署同情高雄事件。

西德波昂的新女性主義者，聽說我在調查局遭到慘無人道的酷刑，十分的震怒。有一天早上，國民黨設于波昂的遠東服務處，遭到一群蒙面人突襲，抗議國民黨對高雄事件的大逮捕，並要服務處人員立即拍電報給蔣經國，要求釋放呂秀蓮。事後才知道，這群蒙面人正是德國的新女性。

紐約有一位在美國教育界頗有名望的女士，在獲知我因高雄事件被判刑十二年之後，立即寫信給蔣經國總統，表示如果呂秀蓮獲釋，她願意來台免費從事教育工作。

東京一份Asian Women's Liberation的雜誌，在我坐牢期間，刊登了非常感人的文章，思念獄中的呂秀蓮。

我舉出以上的例子，並無意挾洋自重，只是說明在不同的政治環境之下，同一件事會受到不同的詮釋和不同的價值評斷。今天我們在此思考婦運，同時要放眼國際社會。

## 婦女積極參與國際事務

一九八五年一項「婦女運動十年回顧」的會議在非洲奈及利亞首都奈洛比召開，婦女新知代表顧燕翎並參與本次會議。這十年來，各地的婦女都有了相當的進展和覺醒。就我離開台灣兩年，走遍歐洲、美國各地，以及最近甫從韓、日訪問歸來的觀察，婦女在國際事務方面，漸漸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國際人權界，三分之二以上的工作者均爲女性。全球目前有三千多個國際特赦組織的小組，其中大部

分的工作人員是女性。去年我拜訪倫敦AI總部，發現五分之三以上的職員爲女性。

國際人權是人類文明進化到二十世紀才逐漸成型，並落實在國際政治舞台的新指標。世界各地婦女參與人權工作的比例已大大超越男性，這是一股新的氣息。此外，參與國際和平工作的婦女也越來越多。

西德綠黨所標榜的不只是政治，他們對環保、世界和平、人權以及兩性平等都有相當深刻的體認，並有具體的政策，我們心嚮往之。綠黨的成果是男性與女性共同攜手，甚至是更多的女性的參與、投入，所展現的成績。

## 溶入女性特質促進和平

兩年前在哈佛大學舉辦了一場國際性婦女會議，邀請了二十多個國家的傑出女性參加。其中一位耶路撒冷大學教授講了一個令我印象深刻的例子。她說：中東地區是種族、宗教、政治對立與衝突最激烈的地方，過去致力和平運動者不乏其人，但是，這些不同國籍、種族、宗教的人全都是男性，當他們坐下來討論和平問題時，擺在他們面前的卻是仇恨、矛盾與對立，沒有一次談得攏。一九八五年「婦女運動十年回顧」會議召開之前，事先安排了一場中東地區婦女的和平會談。結果，這群不同國籍、種族、宗教的婦女之間，並不存在這些問題，反倒是兩點引起了共鳴：

一、站在同爲女性的立場，她們是全世界男人壓迫的第二性。

二、她們親愛的丈夫和子女，在男人發動的戰爭下，在冠冕堂皇的民族主義藉口號下，一一被犧牲了。緣於同樣身受迫害，她們因而同病相憐。

由於這二層共同利益，當她們坐在一起時，把政治、宗教、仇恨全都擺在一邊，氣氛異常和諧，而且她們都熱切的希望能爲和平做一點什麼。

這個例子引起我的深思。我問她：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在國際政策的制定上，如果有更多的女性參與，溶入女性特質，或能促進世界和平。這位耶路撒冷大學的教授非常謹慎的說，我不能遽下結論，但是，如果說這個世界是由男人締造的話，讓女人也積極的參與，相信，在相當的程度內，體質上將有很大的改變。

## 婦運高漲下的受益者

回到台灣之前，我赴韓訪問六天，赴日訪問一週。大家都知道，日本的男性是出了名的大男人主義者。日本女性臣屬於男性，男性則臣屬於大公司。在這種傳統下，去年，日本最大的反對黨——社會黨，竟然出現了女性委員長（黨揆）——土井。因此，我特別針對這個問題訪問了一些人。

首先，我問一位日本眾議員的助理，他說：「日本的社會黨一向都由男性領導，這幾年來派系恩怨很深，所以社會黨開始沒落。因此，大家認爲既然土井長得很漂亮，而且又能說善道，就讓她做做看吧！」大家可以發現，這種論調仍是非常傳統的大男人主義心態，我很不能接受，於是又問



為我從來不曾這麼想。所以，這次赴韓、日訪問，就稍加留意兩國婦運是如何展開的。我初步的了解是，在一九七〇年以前，日本原本就有些婦女團體關注子女的教育問題、消費者的權益問題。但比較令人矚目的是，一九七〇年夏天，一群未婚女性有感於未婚懷孕的婦女所受到的社會歧視，乃於富士山下集體裸奔以示抗議，讓社會注意到有一群女性在反傳統，但也僅只於如此的曇花一現。

一九七三年，韓國一群婦女在金浦機場，手持：「Sexual Animals, Go Home」(性動物，滾回家去吧!)的標語，對由日赴韓的買春客展開抗議行動。這個消息經由國際傳播媒體的報導，第二天就在日本東京引起了熱烈的響應，一群日本婦女也在羽田機場抗議本國男人的買春行為。由此，日、韓兩國的婦女運動才慢慢展開。

推算起來，我的第一篇文章發表於一九七一年十月，所以可能可以這麼說，婦女工作雖然很早以前就有了，但是比較具有女性意識，比較有主張、有系統地推展活動的婦運，台灣在亞洲拔得了頭籌。

## 婦運的三個階段

當然，由於政治的因素，婦運的推展並不盡如人意。所以我斷定，如果不將婦女運動與政治結合，將很難推展，我因此從事政治。遺憾的是發生了高雄事件，在獄中，我渡過了一千九百三十三個苦難的日子。坐牢期間我最渴望的不是自己的生日，而是女性同胞共同的生日——婦女節，每到三月份，大眾傳播媒體才會比較慷慨的肯定婦女的地位，談談婦女的問題。一九八三年，李元貞教授領導的婦女新知雜誌，在薪火相承的意念上展開了第二階段的婦運。

婦女新知和我當初比較不一樣的是，每年選定一個主題來推展運動，像婦女保護年、家庭主婦年、兩性對話年、職業婦女年。我想，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幸虧有這群朋友再接再厲的努力，使得婦女運動能夠成爲解嚴前後一直持續的、非執政黨操縱的社會運動。

第二階段的婦運到了一九八七年又呈現了新的轉機，隨著民進黨的成立和解嚴，許多不同性質和功能的婦女團體相繼成立。如果我們將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九年界定爲，我比較冒昧的說是「呂秀蓮唱獨角戲的拓荒階段」，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七年爲以婦女新知爲主導的第二階段，那麼，一九八七年以後展開的，我們可以稱之爲多元發展的婦女運動。

## 拋開工作縫內褲？

在此，有幾個概念必須提出來討論：

△婦女團體——以婦女爲成員而組成的團體即爲婦女團體。所以很久以前就有婦女團體的組織，像婦女會、養女會、婦聯會、婦工會。可是，婦女會是否即爲婦女運動的組織？這必須進一步檢討。

△婦女工作——有許多婦女團體所推展的是婦女工作，做一些可能對婦女局部有益，而沒有理念做基礎的工作。

△婦女運動——其所以爲社會運動，應有相當的理論基礎，並引起相當程度的迴響。在此，我要提出兩個問題，一個是「傳統的婦女運動」，另一個是「婦女解放運動」或稱之爲「新女性運動」。

不可否認，婦女會、婦工會也的確做過一些事情。以宋美齡領導的婦聯會爲例，它將所有女性公務員視爲理所當然的會員。我曾在行政院工作四年，不經申請，竟也成爲婦聯會會員。雖然我在行政院擔任科長、諮議這樣不大不小的職位，非常的忙碌，但是每個月必須有半天的時間，到婦聯會縫一條阿兵哥的内褲，即使是行政院長的夫人也不例外，一樣必須帶頭

縫內褲。因爲在這群婦聯會領導人的觀念裡，女性對國家最大的貢獻還是「女紅」，所以，不管她的工作多麼忙碌，她仍然必須縫製內褲送往金馬前線。我在國際會議上提到此事，沒有一個人不笑破肚皮的，但是，這就是我們傳統的婦女政策。這樣的婦女組織所從事的工作能算是婦女運動嗎？

五、四時代在大陸，我相信是展開如火如荼的婦女運動，因爲其中涉及意識型態的問題。現在要更進一步探討的是，當今台灣的婦運是否真正符合現階段女性意識的運動。在此，我再提出三個問題來共同思考。

## 政治·社會與女性意識

△政治意識——對於所處社會之政治環境有所體認、有所不滿，有改革的要求，或積極參與、或消極批判。這樣的意識我們稱之爲政治意識。

△社會意識——對所處之社會所存在的、不正、不公、不合理、關心、批判、要求改革。這樣的意識稱爲社會意識。

△女性意識——最初淺的意義是身爲一個女人對傳統以性別爲基準

## 什麼是新女性主義？

新女性主義是一種思想，它順應時代潮流，也基於社會須要；它是一種信仰，主張兩性社會的繁榮與和套，應以男女的實質平等爲基礎；它是一種力量，要消除傳統對子女的偏見，重建現代合理的價值觀念，以再造女子獨立自主的人格，並促進男女真正平等社會的實現。

(原載於新女性主義)





所設定的價值判斷、觀念、制度，認為不公平提出檢討、批判、改革。這種意識稱為女性意識。

以這三個層次來看台灣婦運的展望，是比較有趣的思考方式。以我的了解，目前台灣的婦女團體，有的是政治意識取向的，如進步婦女聯盟，她們配合以民進黨為主體的民主改革運動，號召婦女參與。社會意識取向的則以新環境主婦聯盟最明顯，她們以關心環保等社會議題為主要的活動。以女性意識為取向的，則是婦女新知，她們這幾年來一直環繞著女性問題提出看法和討論。

## 女性意識的時代思潮

在新女性主義一書中，我模仿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模式，給「新女性主義」下了一個定義，現在看起來實在覺得很八股，可是當時卻覺得還不錯，因為我也是在三民主義的教條下長大的。我並為新女性描繪出一幅畫像，這段咬文嚼字出來的話，現在看來也太噁嘴了，而且也被批判為太落伍了。半年前我在美國讀到一篇文章，一位台灣留學生，目前正在攻讀博士學位，是一位年輕、優秀的新女性，她認為我的主張太保守、太落伍了。我非常的高興，終於有人超越我、批判我，但是我提醒她，十七年後看十七年前的東西，希望她能厚道一點。從這件事也可以看出：青出於藍更勝

於藍。

去年我到哈佛演講，將我對新女性主義的定義翻譯成英文，做成海報張貼在會場，有一位外籍男士向我抗議說：「你所謂的 Feminism 沒有包括男性，這對我們是侮辱，我相信我也是一位 Feminist。」後來我知道，美國的婦運已經進入另一個階段：所有女性的問題，所有新女性所要求解放的，男性也要求要解放了。所以，Feminism 一般翻譯成女性意識，應該改成「兩性平權意識」。包括男性，只要接受這觀念，而且言行力行者，都可以稱為 Feminist。我想，隨著時代的演變，隨著主、客觀因素的變化，許多語詞應賦予新的定義，運動也應擬定新的方向。

## 女性意識的特質

女性意識從世界潮流中看其動向，可以發現幾個特質：

第一，它是 A 反權威 V、A 反傳統 V、A 反刻板印象 V (Anti-Status, ego type)。我們固然反對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所制定的制度以及社會觀念，但在反對的同時，切忌建立另外一套刻板制度。真正的女性解放，是解除所有不合理的事物，而不是建立另一套不合理。

第二，女性意識認為，人無分性別皆平等，進而延伸為「眾生平等」，無論種族、階級都是平等的。此外，因為我們感受到父權社會中權威的枷鎖，因此更傾向於主張民主的精神。

第三，誠實信用、親愛精誠。在傳統以男性為中心的觀念下，女人都需

## 新女性素描

新女性主義者是以身為女性自傲，能充分發揮志趣，適度保持自我，負責任、盡本份，有獨立的人格思想，而與男女兩性維持和睦、真摯關係的女人。她在享受愛情甜蜜的同時，也體會到事業發展的樂趣，她在施展才華之際，也流露出她作為女性，特有的嫵媚氣息。她比傳統的女人過得更快樂，因為她是她自己的主人；她比傳統的母親更高明，因為她有迎合時代變遷的知識；她比傳統的妻子更可愛，因為除了香水、脂粉，她有見識與抱負，除了流淚、撒嬌，她肯流汗苦幹；更重要的，她比傳統的女人更光采，因為她不但是政策的遵守者，而且是決策者；不但是科學成果的享受者，而且是研究發明者。她不再是歷史的影子，而是創造歷史的人。

(原載於新女性主義)

要男人。為了得到這個男人，女人放棄、犧牲、矮化自己，而且和可能成為對手的男人採取敵對的態度。太多的言情小說告訴了我們這些典型的例子，這也是傳統的謬誤。所以我們特別強調誠實信用、親愛精誠。全世界的女人只有程度上的不同，全都是男人壓迫下的共同受害者，沒有理由繼續生活在過去的 Myth (迷思) 中，為了爭取一個男人而將女性同胞鬥下來。

第四，女性意識強調人的尊嚴和人權。我們不能改變，也不能選擇我們的性別，所以，沒有理由因為一個偶然的因素(被生為男人或女人)，就在後天被迫走上完全不同的兩條路。因此，女權運動絕對是人權運動的一環。只不過是，如果人權只由男人爭取的話，只有男人受益；當白人爭取

人權時，除非黑人也起來爭取，否則所爭取到的人權，黑人並沒有份；除非女人也起來爭取，否則女人的人權不會受到肯定。由於女權運動是人權運動的一環，進一步衍生即是人道主義的精神，要有民胞物與的胸懷，重新界定宇宙觀。

女性意識也代表著不再臣服於傳統男性社會所給予女性的角色，不再願意當一隻被蒙養、被保護的金絲雀。所以，女性意識的另一個特質就是不斷成長、不斷進步和勤奮的精神。

在這樣的意識下，女性意識當然會和社會意識、政治意識結合。所以，我們現在開始考察婦女運動的幾個盲點。

## 婦運的盲點

一、有些人站在偏狹的、受迫害的

立場，認為女性意識推翻大男人主義，就是要建立大女人主義，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

二、推翻男性，和男性鬥爭。

三、過份強調女權，而不想付出代價。

四、顧影自憐。因為有感於女性受到壓迫，於是只著眼於爭回女性被剝奪的權利，不關心其他事務。

五、台灣戒嚴文化下的特有產物——「自命清高」，在戒嚴文化的扭曲下，認為政治是少數野心份子的事，是齷齪的、是危險的，不要碰、也不要看。然而，「政治者，小人因緣以求利，君子不得已而為之」，如果繼續抱持這樣的政治觀，只有眼看著劣幣驅逐良幣，任由因緣求利的小人把持台灣的政治，這不是全民的福利，也不是覺醒的女性所期待的後果。

我們應努力突破這幾個盲點，要打破大男人主義，但不要建立另一套大女人主義；批判男性時也要抱持著比較寬容的態度，因為在不同的形式下，我們都是謬誤的社會文化下的犧牲品。同時我們也應該反省，男女人口比例並不太懸殊，何以會被歧視了這麼久？不能全怪男人，我們自己也不爭氣，所以，我們要爭取尊嚴，追求失去的權利，一樣要付出，要負擔義務和責任。如果婦運只侷限在解決女性問題，而不與其他訴求結合的話，就永遠不能得到男性的肯定。因此，婦運工作者千萬不要顧影自憐，要投注大我，落實人生各個層面。自命清高的婦運工作者也應該重新省察，戒嚴令解除之後，我們共同嚮往的民主

文化中，政治的內涵是什麼？在女性意識普遍覺醒之後，我們期待台灣新的政治體制是什麼？從這個角度來講，如果女性不將她的女性意識溶入決策的過程中，使其成為法律的一部份，成為國家政策的一部份，如何能夠期望兩性平等真正實現呢？我們必須突破「婦女問題不可與政治結合」的這個盲點。

## 期待婦運縱橫發展

今天台灣婦運已經展現出蓬勃而多元的氣象，而且我們也有信心會得到世界各地的尊重。明年一月一日，由目前任教於加拿大的陳幼石教授所策劃的「女性人」雜誌即將誕生，其特點在於除了以女性問題為主題外，準備以台灣、香港、新加坡、大陸、北美洲、甚至歐洲的華人婦女為對象。中國大陸實行社會主義，為了國家建設的需要，婦女被迫從廚房走入社會。但是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來看，如果不是出於自願就不能算是真正的解放，所以中國大陸並沒有真正的婦女解放運動。因此，有這樣的一本雜誌，我們可以很謙虛，但也非常有自信地將婦運的經驗向大陸傳播。我並期待台灣的婦運在縱切面，橫切面都應有所發展。

去年一群女性為反對選美展開一連串抗議行動，其中為了襯托出選美的荒謬性，特別設計了「台北先生」選美的短劇和批判，這個活動在海外得到很多的喝采。此外，去年和今年所舉辦的教授離技行動，包括在原子筆上印教授專線電話，在日本也獲得

●日本基督教長老教會的「女性之家」，專為收容流落街頭的外籍婦女而設。台灣的婦女卻甚少向其求助。

相當的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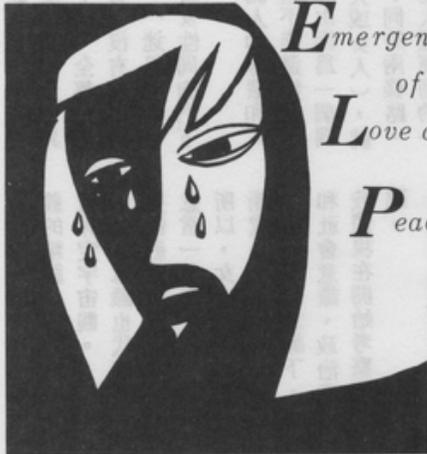
這次去日本我特別就外籍女子到日本賣春一事進行了解，我發現從印尼、菲律賓、泰國等地被賣到東京賣春的女性，多是因為無知或貧窮；但是，由台灣去的女性則未必，我曾遇到一位談吐文雅、面貌清秀的小姐，家裡開車行，卻從事這樣的行業，可能是因為收入比較好的緣故，而她並不以為恥。她的舉手投足，看得我心裡很難過。因為如果不是為了貧窮的理由而寧願如此廉價的出賣自己的身體，其背後所反應出的問題，恐怕更嚴重。

我想，談婦女問題、色情問題時，必須思索的是：社會價值何在？貞操觀念和性道德是否須要全面檢討？最近，婦女新知等團體正全力展開教科書的批判，我希望著眼點不要只限於女性意識，而能更寬廣地以解嚴之後，整個民主文化的政治意識為著眼點。至少，就我回想起來，小學六年、中學六年所受的教育，尤其是公民與道德和歷史，大部分全是廢話和謊話。花那麼多的時間受這樣的教育，如果不趕快全面改正的話，不曉得還要誤掉下一代多少的青春和智慧。我希望民間團體能趕緊聯合起來做這件事，我們不能寄望政府的教育當局，因為他們本身中毒太深，甚至是毒素的散播者。

## 正視明年的六項選舉

另外一點很重要，是，婦女意識應

House in  
Emergency  
of  
Love and  
Peace



Asian Women's Shelter  
女性の家

☎ 03-368-8855 (TOKYO)



●呂秀蓮在六月十七日的新女性之夜中，再次呼籲婦女在明年的選舉中扮演中介角色。

結合社會意識、政治意識影響立法。在此，我特別呼籲大家注意明年年底的六項選舉。在父權社會之下，選舉並無多大意義，如果政治代表巔峯，是小人因緣以得利的途徑，那麼，女性不參與也罷。但是，今天我們面對的是台灣社會的大動盪，新的社會文化有待重建之際，如果女性依然袖手旁觀，將來創造出來的社會文化、政治制度，依舊是Man-Made（男人制定的），對女人沒有好處。在這個新時代來臨的時候，如果女性好好把握這

個機會，將我們的智慧、意念溶入台灣社會重造的這個階段中，相信將來所呈現出來的社會樣貌，會比較符合我們的需要。在此，我鄭重的呼籲所有關心台灣社會政治環境、關心女性意識的人士，共同思考：如何在明年大選年中扮演相當的角色。

每四年一次的美國總統大選，所有的角逐者都必須過五關斬六將，到最後的精彩關頭，就是當著全國甚至全世界電視觀眾的面前展開激烈的辯論。這個「電視辯論」的活動，正是由一九二〇年成立的The League of Women Voters（婦女選票聯盟）所舉辦，她們認為女性在促進美國民主化的過程中責無旁貸，所以她們擔負起這樣的角色。當然還有其他的團體，像NOW（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Women 全國婦女組織）：等等好幾個政治取向的婦女團體。她們一方面希望更多有女性意識的女性從政，使婦女的主張制定成政策。另一方面則在選舉的過程中扮演中介的角色，監督選舉的公平、公正、公開，這一點可以提供我們一個思考的方向。

### 扮演中介角色淨化選舉

在明年的選舉中，我希望具有女性意識的婦女能當仁不讓，提出女性議題的訴求；如果我們自己沒有適當的候選人，就支持願意為兩性平權而努力的候選人，無論其性別或黨籍。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婦女團體能結合其他團體，促使明年的選舉更合理、更乾淨。因為，就最近國民黨黨員代表

選舉的爭逐戰看來，我無法期待明年的選舉，會乾淨、公平、公開，因為買票、作票已經是國民黨三十年的積弊，除非我們給予強大的壓力。我們也不可能期待民進黨有足夠的力量迫使國民黨淨化選舉。

過去由於婦女的社會地位一直受到壓抑，如果我們一時推不出候選人，而若能在選舉的監督上盡一份責任的話，其貢獻比參加角逐問鼎席次更有意義。

### 不要櫥窗式的假平等

前不久李登輝總統表示，七七之後將出現女性部長。平心而論，李總統作出如此誠懇的表示，毋寧是一件可喜的事。但是，如果國民黨口袋中的「標本」，就只是那麼兩張牌——「乖乖牌」在換位子的話，其是否符合女性意識？有待思考，如果口袋中的牌並不適格擔任部長，只不過是執政黨對女權高漲後的禮讓，或是用來作為國際櫥窗，我們寧可不要！否則，如果這位女性部長表現得不好，正好給全台灣的女性擱了一個巴掌——「妳們女人做事就是這麼回事！」

為此，我們殷殷企盼，七月以後，要嘛！就選出適才適所的女性部長，不然，拜託，我們寧可再等待一段時候。我們倒是更希望李總統的這份關懷，能夠落實在台灣各個角落，讓女性在工作環境中擁有同樣的報酬、同樣的升遷機會。我們寧可謙虛地循序漸進，而不要櫥窗式的假平等。

### 台灣婦運的瓶頸

台灣婦運目前的瓶頸就是集中在台北市，的確，台北市的文化與中南部的文化有許多樣貌上的不同。昨天晚上我特地打電話給柴松林教授問了一些數據：

地區		台北市		台灣省
		男	女	平均比台北市
狀況	身	30%		15%
	25—30歲			
	性別	男	女	低一、二歲
結婚年齡	一般	28	25	平均比台北市
		30	27	
	高等教育	30	27	
結婚：離婚（對數）		6：1		12：1

從這些數據中可以看出，台北市單身人口和離婚率的比例，都比台灣省高出一倍。展現出傳統的文化與社會價值，在台北市已經有了重大的轉變。有人批評台灣的婦女運動是秀異型的，屬於知識份子的，在某個程度上我們要接受。但是，如果婦運已經展開第三階段的話，我希望能夠朝草根性V發展，超越都會文化。因此，由城市到鄉村，由北部到南部的婦女運動必須積極的展開。我們當然不能要求台北市的婦女通通下鄉去，我們倒是希望呼籲家鄉的姐妹、朋友也積極地展開婦運。

### 期待婦運走向國際化

此外，我們應該體認人類文明的新潮流——婦女問題是世界共通的語言。在全世界各個角落、各個社會、各

個文化，婦女所面對的問題只有程度上的不同，沒有顯著的差異。所以，在我們埋頭苦幹的同時，如果能與其他國家婦女的奮鬥互相結合、互相交流的話，一定能拓展我們的視野，在運動中得到許多的啟發。所以，台灣的婦運應該漸漸走向國際化。

在走向國際化的過程中，首先應該和我們的鄰居相結合，像日、韓等國的婦運，這幾年相當的蓬勃。我一九七五年在韓國還看到男人當街粗暴的打老婆，這次訪韓已經沒有再看到這樣的現象。而當台灣的政府以爭取到環球小姐選美推展外交而沾沾自喜時，韓國全國上下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奧運，他們認為辦好今年八月的奧運，是他們共同的利益，結果，整個社會民心都有了淨化的趨向。他們訓練自己的國民成為現代化的公民，我從他們的言行舉止中已經看出了不同。我想，如果台灣婦女中的地位更加提高，女性意識更為普遍的話，至少下一次有人還想動女性團體，作為國民外交的這個念頭時，我們應該適切的加以制止。這一次已經發揮了一些作用，但也引來一些反動行為，希望下一次我們能做得更好。一個國家的國格就在這裡——當韓國以爭取奧運主辦權來提高國際地位時，台灣卻只能以舉辦這種不入流、商業化、色情化的活動而沾沾自喜。

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我們能夠成立亞洲婦女聯盟，互相打氣並交換意見。特別是在取締色情方面，由於這已經是國際色情販子集團操縱，除非全世界的婦女團結起來，否則很難消

除這類毒瘤。

我們婦女也應該積極參與國際事務。雖然由於外交政策的謬誤，使得外交途徑難以發展，但是如果能參與國際人權工作，相信能為台灣提升國際地位、突破外交困境。希望台灣很快地就能堂堂成立「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關心人權狀況比我們落後的國家。

在我們探討、思考台灣婦運何去何從之際，上述方向可以說是東西南北上下三百六十度都能伸展我們的手腳，同時，也將我們的關注由上到下做縱橫發展。

## 自由發問

問：目前議會中婦女的聲音還很小，曾有人打算籌組婦女黨，你的看法如何？

呂：我承認政治是眾人之事，因此，過份強調單性的政治是偏頗的。所以，目前在台灣從事婦運工作的朋友，並沒有人有意籌組婦女黨。

我在婦女新知曾讀到，中部一位姊妹有意組合民意代表的太太，發揮中國固有傳統。我一看到這則報導，頓時腦袋發脹。因為，組黨是何其神聖的事，婦運已是世界潮流，女性意識又是婦運的基礎理論。如果違背這股世界潮流，冒然籌組一個反動的政黨，只有貽笑國際。

問：不久前有一家雜誌刊登，您在美

## 她，獨立自主又不失婉約細膩

### 陳菊眼中的呂秀蓮

／黃玲娜

「你要訪問我談呂秀蓮啊？你找對人了！從來沒有人像我一樣，不管願不願意，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必須和她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五年多。」電話彼端傳來陳菊接受訪問的允諾，以及爽朗的笑聲。

大概在一九七四、七五年間，經由施叔青女士的介紹，陳菊認識了呂秀蓮。前者是十九歲就投入反對運動，並以愛護黨外新生代博得「菊姐仔」暱稱的政治女傑；後者則是學養深厚，為婦運披荊斬棘的拓荒者。她們所對抗的都是一套龐大的、腐朽的體系，並以之為終生職志。但是，她們分處於不同的運動領域，彼此間並不太熟識。

直到一九七八年，中壢事件發生翌年，呂秀蓮由美返國，並投入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這才和陳菊熟稔起來。呂秀蓮以其豐富的學識和淘淘的口才，在桃園、中壢等地掀起旋風。

「秀蓮當初會從婦運界一腳踏進政治圈，是因為她想藉由政治，更有力地推展婦運。」陳菊表示，「不可否認的，有個立委頭銜的確很有幫助。但是，更重要的，秀蓮希望經由政治的參與，將女性意識溶入政策和法律的制定過程中。如此，對婦女才有具體、實質的幫助。」

但是由於選舉的中止，呂秀蓮未能登上議堂，實現她的理想。更由於一九七九年底不幸發生了美麗島事件，反對陣營的菁英一一被羅織入獄。就這樣，從景美軍法處到土城看守所，除了定讞前四個月隔離拘禁之外，陳菊和呂秀蓮同「窗」共渡了一千八百個苦難的日子。

陳菊是一個在政治環境中成長、學習，甚至長大的台灣人，對於「被統治者」的受壓迫、受剝削有深刻的體認，她無怨無尤犧牲奉獻，和男性同志朝著共同目標努力，並盡量地隱藏自己的光芒，從不自覺受到任何歧視；直到認識呂秀蓮她才接觸到女性主義，也才深刻感受到，「女性」本身就是一個受壓

表示有意回台籌組婦女黨，果真  
有此事嗎？

呂：我鄭重表示絕無此事，而且我並  
未接受該雜誌訪問。

兩個月前在洛杉磯正式成立了北  
美台灣婦女會(North America  
Taiwanese Women's Assoc-  
iation 簡稱 NATWA)。不可  
否認，這個組織是我促成的，因  
為我曾到世界各地，而得到這樣  
一個概念，台灣婦女不但覺醒，  
而且在各行各業有傑出的成就，  
更由於不同的發展而有不同的體  
驗和智慧。如果能將其組合起來  
，將能呈現女性角色的多樣性，  
並發揮才能，展現出新希望。所  
以，我的終局構想是成立一個  
TWTWA (Trans-World Tai-  
wanese Women's Associa-  
tion 環球台灣婦女會)。一開  
始，先局部的從北美洲做起，並  
且已正式邀請婦女新知的李元貞  
和陳秀惠女士赴美訪問。(編按  
：有關 NATWA，請參見本刊 72  
期世界婦女動態報導)但是，我  
絕對無意籌組婦女黨，在此鄭重  
否認。

問：您剛才談到色情的問題，但是有  
些國家的妓女相當自主，甚至已  
經成為政治上的壓力團體，並組  
織工會爭取權利，您對此有何看  
法？

呂：有些婦女是非自願的，被迫以朋  
體作為交易的標的，站在基本人  
權的立場，應該同聲控訴。對於  
自由的妓女，她們出於自由的意

願從事這樣的交易，由於台灣社  
會國情和文化背景的不同，我不  
便於提出這樣的主張。

而且，目前台灣社會最嚴重的是  
，非出於自願的妓女所受到的  
剝削和迫害。如果我們進而跳  
接至第二階段的話，不但運動的  
目標會遭受到扭曲，而且無法實  
際幫助那些遭到壓迫的女性。這  
是一個階段性的問題。

問：您提到婦運不要只停留在婦女問  
題，就這點能否更深入的解說？

呂：我這個說法可能引起誤解，以為  
婦運必須超越婦女問題。實際上  
我的看法是，各個婦女團體的工  
作當然有很多必須繼續，像草根  
性的，基本性的。但是，當別人  
有超前的政治意識、社會意識時  
，不應該排斥她，認為她違背女  
性意識。只有在不同功能的團體  
互相支援、分工合作的情況下，  
全面性的婦運才得以展開。

問：我同意您的看法，我們在消除大  
男人主義之際，不應該建立大女  
人主義。在這樣的前提下建立一  
女性文化或許是階段性的目標  
您的看法如何？

呂：我同意為了對抗長久以來偏頗的  
男性文化，在相當一段時間確立  
女性文化是無可厚非的。但是，  
我希望這樣的階段，不要太長；  
這樣的努力，不要耗費太多的工  
夫。

在美國有所謂 Affirmative Ac-  
tion，就是有鑑於女性在歷史上  
長期受到壓抑，而以人為的方式

迫的階級，一個遭受嚴重壓迫的階級。

「秀蓮特別強調姐妹情誼，我從她那裡學到了很多，她受過  
很好的訓練，是一個相當敏銳、反應很快的人；同時她又長於  
思考，對事情有非常深入的見解。」

「她給人的感覺是堅強的，對不合理的事會據理力爭，而且  
相當堅持，我們在獄中就會和獄方發生多次爭執。她對自己的  
一生很有計劃，也很努力地一步步實現自己的理想。關在一起  
五年多，我們真正在一起談話的時間並不多，只有吃飯那一段  
時間和黃昏。多半時候我們都各自在看書，秀蓮善於利用每一  
分鐘時間，寫作寫得很勤奮，而我非常有幸的成為她的第一個  
讀者，並且和她一起討論書中的人物和我的看法。」

「秀蓮所寫的『這三個女人』，獨立自主而又不失婉約細膩  
的一面，其實這正是秀蓮自己的寫照。你知道嗎？我會绣花、  
會打毛線就是跟秀蓮學的，秀蓮還是一個烹飪高手！」

「美麗島事件或是個意外，但是秀蓮和我都從容的面對  
坐牢這件事；秀蓮任職於行政院時就罹患了甲狀腺癌，她還  
是很堅強的和病魔搏鬥；但是她母親的過世，對她確是一個沈重  
的打擊。獄方只准她在半夜回家探視一下子，不肯讓她參加亡  
母出殯，她堅決地抗議獄方的不合理。在她母親出殯的那一天  
早上，她準備了素果擺在牢房外的庭院中，默默的流淚，跪了  
好久好久……。」

「八五年三月廿八日，秀蓮  
因保外就醫提早獲釋，她對我的  
必須繼續受監禁，感到很難  
過也很不忍心，我告訴她：『  
受苦難，不要有人作伴！』」  
十一個月之後，陳菊也獲得了  
釋放。

政治的壓迫，並未使黨外的  
香火中斷，反而產生了更多活  
躍的新生代；呂秀蓮的被捕，  
雖然使得婦運一時之間受到不  
小的傷害，但也激起了不少女  
性，踏著拓荒者的腳步繼續前  
進。

● 陳菊和呂秀蓮同「窗」共渡了一千八百個日子。(攝影/邱萬興)



加以彌補。例如：在許多州法律規定，公司企業或學校聘用人員時，應優先考慮女性。這樣的法律看似不公平，卻是為了拉平女性長久以來的不利地位。但是，如果這段補償、矯正的時期過長的話，就會產生 Reverse Discrimination (導致的歧視)，男性開始抱怨在工作機會上受到歧視。

所以，站在一個有信心的女性主義者的立場，我希望能跳躍過這個階段。不過，如果在男性中心思想非常強的社會，女性主義者為了「矯正」而「過正」，是可以被容許的。

問：您鼓勵婦女積極參與政治，但是女性是否仍可能落入和男性一樣的權力鬥爭中？

呂：我承認歷史上有不少女性執掌政權，卻沒有為女性帶來實質的權益，像中國的慈禧太后、以色列的梅爾夫人、印度的甘地夫人、以及目前英國的柴契爾夫人，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她們對婦女的問題特別關心，特別努力。

去年我去倫敦時特別強調詢問許多人，有關柴契爾夫人的婦女政策。結果，大家都不認為她是一位新女性。她的崛起是由於個人的優異，既不受惠於婦女運動，也不特別關注女性問題。有人甚至尖銳的指出，她因為害怕別的女性跟她搶鋒頭，還刻意地壓抑女性。如果這事屬實，對女性而言實在是太悲哀了。菲律賓的柯

拉蓉·艾奎諾剛當選不久時應邀訪美，在哈佛大學做了一場演講。有人問她身為女性總統，對菲律賓提出如何的婦女政策，她回答說：現在菲律賓其他的問題非常嚴重，婦女問題相形之下不算什麼。此話一出隨即引來許多的批評和攻擊。以後她的言論就有所改變。

在台灣特有的政治氣象下，反對陣容裡的女性也扮演獨特的角色。美麗島事件之後，我的好朋友進了鐵窗，他們的太太紛紛代夫出征，結果，選民以選票平反了軍法對他們的審判。她們以代夫出征入主議堂，之後是否擺脫受難者的形象，以自我來擔任這份職務呢？有目共睹，我不便置評從這些例子我們可以深思，如果以女性身份參選，而沒有思索女性問題，為女性的受壓迫而有所主張的話，並不能算是新女性從政者。因此，在今後的婦運中，我們特別強調女性意識與政治意識的結合。

美國婦運史上有一段彌足珍貴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鏡，十九世紀末，由於一些白人婦女基於人道的精神投入黑奴解放運動的行列，而掀起第一波婦運。但是，當世界反奴役大會在倫敦召開時，由美國千里迢迢趕來的婦女代表，卻被拒於大門之外。這時她們才警覺到，雖然她們是參與黑人解放的白人，但是就因為她們是女人，於是受到了男人、各種族男



惟有女性也積極起來爭取權利，民主平等、兩性平權的目標才能一舉完成。(攝影/邱萬興)

人的歧視。

所以，她們覺得，非專就婦女議題展開婦運不可。一八九〇年美國黑人獲得了投票權，但是，美國的婦女直到三十年後的一九二〇年才獲得投票權。

一九五〇年代，美國社會展開黑人民權運動 (Civil Rights Movement)，許多女性紛紛投入這個行列，但是她們的男性同志卻只要求她們倒咖啡、抹桌子、貼郵票，並不重視她們的貢獻。

同志間口中雖然常常掛著人權、尊嚴、解放……等等口號，但是骨子裡，女人依然被視為第二性，第二波的婦運於焉展開。

在此，我特別提醒獻身台灣民主化運動的朋友，如果只相信民主政治是最重要，而忽略了女性意識的話，到頭來會發現，所爭取到的民主、自由、人權都是男人的，沒有女人的份。我們希望民主平等、兩性平權的目標，能夠一舉完成。

# 女人有繼承權嗎？

／沈美真

案例：

惠文的爸爸最近去世了，喪事才剛辦完，就聽兄弟提起要辦理繼承登記。兄弟們並透過母親向惠文說：「妳父親的財產理當是妳兄弟的，我們女人那有人在分遺產的！何況妳都結婚了，是別人家的人，還是把辦理繼承登記的文件給妳兄弟吧！免得讓人覺得妳貪圖娘家財產，壞了手足之情！」

惠文聽了母親一席話，真不知如何是好。死者的太太及女兒不能分遺產嗎？看看兄弟們並不怎麼孝順，如果那天母親年老貪病，兄弟們又不善待她，那該怎麼辦？如果惠文把母親接了過來奉養，恐怕會惹得公婆及丈夫不高興，說：「那有嫁出去的女兒在養母親的？養父母是兒子的責任。」到時一定會產生家庭糾紛，惠文真不知何去何從？

## 女人與男人有相同之繼承權

依民法繼承編規定，女兒與兒子的繼承權是一樣的，不但（順序）相同，而且（應繼分）也相同，即所分得之遺產數額都一樣。太太就丈夫的遺產也有繼承權，而且跟子女有相同的應繼分。因此如果丈夫死亡，遺有一個妻子、三個兒子和五個女兒，則遺產須

分成九份（一妻十三子十五女九），每人可分得遺產的九分之一。所謂遺產，包括財產與債務，所以，如果死者有債務，繼承人必須負連帶清償的責任。

當然，死者也可以立遺囑來自由處分遺產，但是不論財產如何分配，都不得違反（特留分）的規定，也就是說，至少要留給妻子及兒女應繼分二分之一的財產（特留分），否則特留分受侵害的人，可以向多得遺產的人要求拿出因侵害特留分而多得的部份。

## 不想繼承怎麼辦？

如果不願意繼承死者的遺產，尤其是當遺產只有債務時，依民法第一一七四條規定：「繼承人得拋棄其繼承權。前項拋棄，應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二個月內以書面向法院為之。並以書面通知因其拋棄而應為繼承之人。但不能通知者，不在此限。」，拋棄繼承只能在被繼承人死後才可為之，在被繼承人人生前所作的繼承拋棄不生效力。拋棄繼承應以書面（最好是狀紙）向被繼承人死亡時的住所地法院表示。同時，也要向其拋棄而應為繼承之人（如本有五個子女繼承，今一人拋棄，其他四人則可多得財產），為書面通知，最好能利用郵局的存證信函來通知，此是保存證據最好的方式。

## 女兒應扶養父母親嗎？

依民法親屬編扶養章的規定，只要父母無法維持生活，不問有無謀生能力，子女均有義務扶養父母，即使是女兒，不問婚前婚後一樣有扶養之義務。如果子女有數人，應各依其經濟能力來分擔義務，如果因負擔扶養義務而不能維持自己生活時，可減輕扶養義務。至於扶養的程度，則視父母的需要，以及子女的經濟能力及身分來決定。依法而言，女兒對父母的扶養義務與兒子並無二致。

## 結論：

惠文及惠文的母親均有繼承權，而且跟兄弟有一樣大的權利，可分一樣多的財產，如果惠文及母親不願繼承財產，當然可以在知道父親去世之日起兩個月內，寫狀紙向父親死亡時戶籍所在地的地方法院表示拋棄繼承的意思，並且寫存證信函通知書拋棄繼承權的兄弟姐妹們。不管惠文的兄弟養不養母親，惠文均有義務扶養，不管惠文是否已婚。中國人一向好面子，怕被人家說女兒爭財產、貪心，然惠文及母親都繼承父親遺產，那麼，對母親而言，不是更有保障，不拍子女不孝嗎？如果將來惠文必須扶養母親，因為惠文也繼承了娘家財產，不是更有理由向公婆及丈夫爭取扶養的權利嗎？



# 悲歡歲月

## 一個女工的故事

阿珠

國中畢業那年，她差一點被賣掉，但是她不甘沈淪，寧願做女工賺取微薄的工資。爲了替父親還賭債，她辛勤加班，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工作超過十二個小時。她力爭上游，半工半讀完成補校學業，並參加各種考試。她不甘心受壓迫，積極站出來投入工運……

民國六十七年我離開家鄉到台北來做事，那一年我國中剛畢業。那是我的一個親戚介紹的，說是來台北的某一家觀光髮廊做會計，但是來了之後才知道，原來並不是那麼一回事，我一發現情形不對，立刻就離開了。後來，很快地找到三重一家小紡織公司進去做工。那裡有許多澎湖及山地的來的小女孩，很多都只有小學畢業而已，我在那裡只待了三個月，就感覺與那些女孩格格不入，而且工作環境很不好，有一天晚上輪班工作時，我不小心打瞌睡，被領班看到了，他很兇的指責我、罵我，我就頂嘴，隔天被課長叫去罵了一頓，要我向領班道歉，結果就半被迫地離開了。

離開那家小紡織廠，我又到一家平車工廠去，因為沒有經驗就做得不好，教我的工頭又很兇，我很不服氣。心裡想，就是不會才要學，他爲什麼那麼不友善？心裡那一點自尊受到很大的打擊，結果，半天就離開了。後來我從報紙上又找到一家電子公司，我在插零件板的部門，工作是很簡單，但是老闆把工時算得很苛，生產線上都沒有休息的時間，就連要上廁所也要找人代替才走得開。那是個很死板的工作，但是，我一待就待了大約半年。

我那時很想再唸書，於是就回去跟父母商量，母親告訴我，家裡需要錢，而且去補習考高中要花不少錢。她說：等家裡的經濟情況改善再說。我心裡很難過，但是爲了家裡的經濟，我自願加班，一天至少工作十二個小時以上。這樣的生活過了一陣子，心裡很空虛。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看到報紙知道台北市某一女子高中有夜間補校，我很興奮地去報名，參加考試，結果分數差一點而沒有考上我的第一志願，掉入延平高中補校，因爲延平離工廠很遠，我奔波了一個月就無法再繼續下去。我下定決心要換一個輕鬆一點的工作，把唸高中這一件事好好完成。我曾找過保姆工作，但因無經驗而放棄。又到廣東茶樓當端茶小妹，結果客人很挑剔，說我的指頭伸到茶湯中，於是我又被解雇了。失業這段期間，我寄住在一個朋友家，很潦倒，便辦了休學。

我重新找工作，是一家音響公司，不必輪班。那時，我才十幾歲，心裡偷偷喜歡上一個比我十歲已婚的男課長，他認我做妹妹，那真是一段少女

的初戀錯覺。兩年半之後，那家公司惡性倒閉，我們一群工人事前一無所知，有一天去上班時才發現，原來公司已經倒了，我們就這樣失業了。現在想起來，那家公司有一大堆問題，但那時，我們卻不知如何保護自己的權利。

離開那家音響公司，我就在附近找了一家電子公司，並且轉到東海補校繼續讀書。那家公司管理很嚴格，我的功課壓力又大，結果，三個月後，我又換到小美公司。小美更苛刻，我做冰品包裝，很苦，而且很不衛生，我只想熬到三年級畢業。所以，畢業前我毅然決然辭掉工作報考三專，但是只唸了四個月，加上英文程度又不好，結果只差了一點而落榜了。

那時我真感到心疲力盡，便回到嘉義老家。父親的欠債我大半已為他還清，但是我發現他好賭的習性仍然沒改，我頓時感到無限委屈。犧牲了大半的青春，仍然無法改變父親，他為什麼不為他自己親生的女兒多想想！這時，爸媽又告訴我，不必再上台北了，就留在家鄉跟他們一起到菜市場照顧魚攤的生意，等年紀差不多了，就隨便找個對象嫁了。但是，市場的生意我實在無法適應，我自己又想補習參加郵政特考。於是，我告訴母親，我賺的錢都被老爸拿去賭光了，我難道不能為自己的前途做些安排嗎？母親只好默默地同意了。

我一邊在電子工廠上班，一邊補習，又改轉二職等考試，但後來還是差了4分落榜了。因為那時我認識了一個男孩子，唸書就分了心。後來，我

和那個男孩子也沒有任何結果，因為他去過我家後的態度就變了，原來他希望找個家庭背景與學歷好一點的女孩子。

後來，我看到報紙登南亞塑膠廠招人，我便想上台北來，但我爸爸說：「哎呀！妳年紀也不小了，找個人嫁了算了。我告訴他，我現在一無所有，兩手空空的，我不甘心，反正我有自信，我決不會變壞的。而且，我很生氣地告訴父親：『過去，我每一分錢都給了家裡，但是你仍然繼續賭博，以後我不會再拿錢回來了。我拿錢回來為你還賭債，結果，你竟然連房子都賭掉了。』」他說：女兒大了，管不住了！就這樣，我只提一個裝了三件衣服皮箱上了台北。而母親則很傷心，她仍希望我留在家鄉，由說媒嫁個不錯的男人。

在規模龐大的台塑企業工廠中，我做就是四年多。剛來時，我就莫名其妙地被編為輪班制的女工。那時，我覺得這一個公司規模頗大，宿舍、待遇及員工品質都比過去好。我做的品管部份，檢查紗有沒有問題，比較累的是，我必需一直站著。

但這種好景並不好，公司擴廠後，為了精簡人力，員工人數並不增加，工作負擔卻愈來愈大，員工的抱怨也愈來愈多。公司又走勞基法漏洞，原來五個人要做的事，現在只有兩個人做。

雖然在南亞工作不錯，但我心中仍有一股不滿和不平衡，不希望一輩子當工人。我去學日文、簿記、書法、古箏，但都沒有持續而學得不精。輪

班制帶來很大的不便，我完全沒有辦法參與外面社會的活動，整天只能待在廠區與工人宿舍中。

有關工人權利的事，那時一無所知，就連公司違反勞基法的事，大家都認為理所當然。現在想來實在很可笑，例如公司將員工印章收走，蓋自願加班表，試用期間不投勞保，工時過長，強迫加班，薪資結構不合理……等等。

南亞的員工圖書館中，武俠小說和瓊瑤小說最多了，找不到任何可以尋求知識的書，我很失望，只好常常往外面跑。工人的生活，實在很空虛。像過去，在我第一個做的工廠中，那些年齡還很小的女孩，在尚未發育成熟的身體上「裝假」、「硬撐」，與隔壁廠的男工亂來，我看了覺得很生氣，但也只好自己離開，心裡充滿了矛盾。

而工人的休閒活動，常常就是一群男工與一群女工一起出去。若有認識的，當然就在一起，若沒有認識的，只好抽男孩子的機車鑰匙。這種活動，常是工人一週或數週的辛勞後，唯一的娛樂。

公司所舉辦三個月一次的旅遊，都是坐遊覽車，總是一小撮人一小撮人一起玩，工人之間並沒有機會彼此熟悉與了解，工廠內不同的三班，個別的工人之間都很陌生。

我之所以了解工會這件事，最早是在某雜誌上看到的，但是，直到認識了工廠內一些積極要組工會的男性，把我們一群女孩子帶去聽演講，「組工會」的事才真正進入我的心中。參

加了工會運動後，我才真正開始思考工人的問題，也逐漸體會自主工會的重要性。

我看到那些積極要組工會的男工人，在工廠門口發傳單，內容寫得很好，我很受感動，也頗為同意，就與其他女工討論，她們卻說：「哎呀！妳又能把老闆怎麼樣？」後來，爲了幫助這些積極的男工組自主工會，我積極地負起說服女工的責任，包括設計問卷逐間拜訪宿舍女工，說明工會的重要性，並舉辦晚會……。那一陣子我忙得很充實，真正感到自己在爲自己的前途爭取一些契機。

在這個階段中，我學到的比付出的多很多，包括南亞工人顏坤泉事件我

原本不知道，是事後過很久在工會運動中，我才接觸到在封閉的工廠內所不知道的資訊。於是，我從一個懵懂的

但是，當我勇敢地走出來參加工會組織運動後，接觸許多女孩子，我才知道，其實大部份的女孩子並不是像我那麼認同組工會的重要性，她們會願意支持站在勞工立場的女工或男工，但自己卻非常膽怯、害怕，不敢積極站出來。我真懷疑，平日大家對公司不公平的制度私下都憤憤不平，爲什麼有機會可以爭取權利時，卻不願意站出來？

在這過程中，我逐漸了解了過去所

未曾思考過的問題。例如過去資方常常莫名其妙地決定了勞資會議的代表，或者把工人該參與公司的事都抹煞掉。我逐漸體認到，工人該有自己的組織。

然而我參加工會選舉卻非常挫折，因爲我太早曝光，表現得也太積極，結果公司主管便向支持我的女性同事一個一個施加壓力，把我努力的成果一筆抹煞。雖然，工會代表選舉結果，我因抽籤而當選，但在這個過程中，我知道主管早已把我列入黑名單。工會選舉已經結束，雖然我們這一廠的工人代表敗給資方連線，但是我想，在這個激烈戰鬥的過程中，一定

有許多人跟我一樣，學到許多事。

# 二十年的耕耘

／曹愛蘭

訪西德法蘭克福婦女學校負責人

桃瑟·楊女士

桃瑟就像目前大部份西德的婦運領袖一樣，平均年齡在四十歲左右，都曾經參與一九六八年代多采多姿的學生運動，並且一步步地成爲婦運或其他進步社會運動的領袖。

桃瑟是法蘭克福婦女學校的創辦人，也是主要的工作人員。婦女學校在七十年代時只是一個構想，一群女性主義者覺得應該有一所學校來宣揚女性主義的理念、喚醒婦女，並且讓婦

女文化透過研究、討論和各種形式的傳播，慢慢成爲婦女們的共識。婦女學校開始時只有義工和狹小的場地，經過多年的奮鬥，終於在一九八二年正式登記成爲一個民間團體。目前擁有相當寬大的場地、豐富的課程以及頗高的知名度。

進入婦女學校，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間開敞明亮的咖啡室，有十張桌子，四、五十張椅子。當中有一個開放空間的小廚房，可以自行準備咖啡和茶點。咖啡室兩邊牆上是書報雜誌架，上面陳列著各種新出版的書籍、雜誌供人閱覽；旁邊還有佈告欄，張貼著各種活動的消息。咖啡室裏色彩高雅，座位十分舒適，是一個讓來訪問的女性們流連忘返的地方。



桃瑟·楊是一個看起來幹練而且很有信心的女人，短短的直髮配上黑色的毛衣和紅色的長裙，看起來非常美麗。談話的時候，眼神十分專注、態度十分誠懇，讓人覺得親切而愉快。當我們簡單地介紹婦女新知的工作時，桃瑟一臉欽敬，不斷地讚美我們，肯定我們的工作，讓我們覺得非常感動，並且深刻地體會到那種超越國界的姐妹情誼。

談到西德目前的婦運情形時，桃瑟顯得有點落寞。她覺得新的一代和她們那一代之間，已經有了相當嚴重的

代溝。新的一代覺得自己應該有的權利都已經有了，因此覺得婦運很無聊。她們並不瞭解今天所擁有的，正是上一代婦女千辛萬苦爭取來的；他們也不瞭解社會上的男女平等只是表相，離開實質上的男女平等還有一段艱苦的路要走。大部份年輕的婦女，只是一心一意想追求個人的享受。其實西德的社會還是存在著相當嚴重的性別歧視問題，對於想發展自己的女性來說，還是有重重障礙存在，但是儘管婦運工作者大聲疾呼，年輕的女性却很少響應。

目前參加婦女學校運動的人，絕大部份是30歲到50歲的婦女，年輕人不多。從桃瑟身上，彷彿看到許多美國婦運者的影子，她們從激越的七十年代學生運動中開始，為婦運打下一片江山。但是經過這二十年，以前的訴求，大部份已經變成法律條文，而婦運的下一波則尚未變成運動的形式，面對著平緩的社會變遷，她們的心情不難瞭解。

桃瑟是一位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她認為改變社會結構，實施社會主義制度是婦女得到解放的重要條件。但是同時，她也認為如果只有社會主義制度而沒有婦女自己的組織和力量，則不可能達到婦運的目標。桃瑟認為婦女團體要認真去批判現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做法和政策，才能得到更豐富的經驗。此外，桃瑟強調婦女一定要認真去參與公共事務並且關心政治問題。談到目前西德婦女團體的政治活動，桃瑟認為基督民主黨是不說不做

，社會民主黨是光說不做，只有綠黨是有理想也有實踐，所以桃瑟贊成婦女團體應該和綠黨合作，共同爭取政治力量。

西德一直到今天，還沒有一個全國性的大型婦女組織，桃瑟笑著說，這和德國人害怕中央集權有關，他們認為大型的組織會失去草根的民主，變成官僚控制的機器，因此寧可採用各團體的聯盟方式來一起做事。這種害怕中央集權的觀念，在西德非常普遍，一般人對當年希特勒的國家主義非常恐懼，因此時時強調草根民主，反對中央集權。

在婦女學校中，有各種女性主義觀點的課程，幫助婦女建立新的世界觀、價值觀；也有職業訓練課程，如電腦程式控制等，讓希望再就業的婦女有更好的條件；還有各種精彩的演講和座談，以及特殊團體的聯誼活動，如單身母親聚會，女性性戀者聚會等。課程一年有兩期，每期三個月，老師們都是義工。每期參加課程的人數大約在二五〇人到三〇〇人之間。平常的演講參加的人數高達一千人左右。婦女學校的經費大部份來自政府的經費補助，小部份來自民間社團和個人的捐助。

桃瑟認為目前對於西德的婦運來說，最令人關心的問題，也是女性主義者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有以下兩點：

西德的婦運顯然比台灣的婦運早了許多年，她們走過的路留給我們許多有用的經驗，也指引我們重要的方向。

## A WOMAN WITHOUT A MAN IS LIKE A FISH WITHOUT A BICYCLE

女人沒有男人正如同魚沒有腳踏車。



# 嗚呼！ 嗚呼？

／阿草

作為一個男性，我一向對婦女問題只有知識層面的認識，以及日常生活「(被)鬥爭」中得來的片面了解，因此當我聽到女性朋友們，以最痛苦的聲音、以最嚴肅的眼淚，異口同聲、敵愾同仇、共鳴式地發出他們對男

性沙文主義的譴責時，我受到了很大的震撼。

為什麼總是女人犧牲自己的學業、事業去照顧家庭小孩？為什麼她們總是隨著先生的職業而搬家換工作？為什麼她們總是被看作某某太太，而

不是一個獨立的個人？這些女性心底深處所感受到的屈辱，恐怕是處於社會優勢地位的男性們，很難體會得出的。

家喻戶曉的「育嬰寶鑑」的作者 Dr. Spock，是位有名進步人士，他反越戰、爭取女權、無役不與，有一次他到某大學演講，一位女生站起來指責他是男性沙文主義，Dr. Spock 大感不解，請教她罪從何來？那位女生說，你寫的育嬰寶鑑上，寫到小孩時，都用 HE，而不用 SHE，這不是潛意識中的男性主義的表露嗎？Dr. Spock 一聽，嚇出一身冷汗，連聲道歉，回去後馬上修訂再版，將所有 HE 都改成 I。這雖是小事，却說明了在這個男性主宰的社會裡，每一個角落——足球場、電視螢幕、卡通漫畫裡——都浸染着男性沙文主義的痕跡。占着優勢地位的男人習以為常而不自覺，對於覺悟了的被壓迫者，却是刻骨銘心。

但是，非常令我震撼的是，很多女性朋友，在作出了對男性最嚴厲的指控之後，最後却總是以「愛情」為理由而原諒了他們。愛情，愛情真的是那麼偉大嗎？在討論婦女解放時，動不動就舉出愛情的大旗，豈不正像在勞資發生糾紛時，動不動就以「勞資和諧」，來壓制反剝削行動一樣的荒謬嗎？婦女解放鬧得天翻地覆，男女不平等已是不爭的事實，但却有人說：「我的先生愛我，我並不覺得被剝削啊！」可見愛情是女性的鴉片烟，它可以使女性滿足於被奴役的地位、



成爲快樂的奴隸。

我想阻碍婦女覺醒的一個絆腳石，正是有關愛情的神話，有人說：「愛情是男人的一部份，却是女人的全部」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女人一向被排除在社會生活之外。在舊社會裡，生產活動、文藝創作、以及戰爭都被男人壟斷了。女人被囚禁在家裡，她們只能透過男人來與世界來往，愛情乃成了她們人生的全部意義。但是，時代改變了，現代社會具備了一切條件，可以將女性從家庭中解放出來。避孕藥和生產醫療的改進，使得婦女不再受生育的束縛；紙尿布的發明、托兒所的普及以及義務教育的延長減輕了撫養小孩的負擔；洗衣機、電冰箱以及微波烤箱更使家事大大地簡化了，於是大量的婦女走出廚房，投入社會生產過程中，終能自力更生了。但是愛情的神話，却仍然困擾著婦女們，因為她們仍不能認識到這個轉變，還意識落後地存在於「雌伏於男性」附庸的地位。

爲了要打破這一種意識上的錯覺，六十年代的美國女權運動作出了巨大的突破，她們在生物學上證明了女性比男性堅強（只要比較雙方忍受痛苦的程度與感冒的頻率，就很清楚了！）；從醫學上證明，女性不必依靠男性也能得到性的愉快；在人類學上證明，在男性奪權之前，事實上是女性統治著地球。那麼，Why Males Exist? 也許，是像雄蜂一樣，只供繁殖之用吧？即使連這一點，也快要被人工授精的發達否定了。於是，美國婦女拋開奶罩、奔出廚

房，她們不再是第二性，沒有男人，女人也能活得好好的。美國婦女在這個主觀意識上的突破有着很大的成就，她們的運動不再局限於墮胎、同工同酬等傳統的婦女問題，而擴展到和平運動、反核、反戰、支援尼加拉瓜等進步運動。畢竟，這個世界，她們有一半的份，世界大事，就是女人的事、當仁不讓，美國婦女正在崛起。

我有一些朋友將婦女問題作了徹底的分析，得出來一個結論，認爲婦女問題歸根究底是個階級壓迫的問題。所以只有廢除了私有制，才能徹底解放婦女，但是這些朋友並沒有告訴我，私有制的廢除，究竟是要由男人來執行，再恩賜給女人呢？還是要女性也來共襄盛舉？如果是前者，我們在很懷疑，社會主義的實行是否真的能解決婦女問題？如果是後者，這些朋友却又沒有給我們指出，如何才能將絕大多數長期在男性沙文主義統治下，失去了自信心，失去了鬥爭勇氣的女性同胞們發動起來，去進行改造社會的大業？只是前瞻性地提出目標，却未現實性地指出路徑，這種大而化之的高論，難免要流爲空談，令人懷疑那是逃避問題的遁詞。

但是又有另外一個極端，說是婦女們關心的不外是婚姻問題、婆媳問題、工作與育兒兼顧的問題，等等。齊家才能平天下，爭平等要在家庭開始，超出家庭的範圍去談婦女解放，都不免被戴上激進派、教條主義的帽子。這種講法，只對了一半。家庭是男性沙文主義的基本壓迫單位，所以婦女革命總要從家庭起義開始，走出廚

房、丟掉高跟鞋、丟掉奶罩。奶罩與婚姻，其實是無辜的，它們只有在男性社會裡才成爲壓迫的工具，我們的婦女戰士們，見樹不見林，把刑具一一拋毀，却放任劊子手逍遙法外。

過去台灣的婦女運動，就是偏向後面這個保守的方向，有現實性，却没有前瞻性，走出了廚房，却仍然脫不了女性意識的束縛。她們關心的仍然是家庭範圍裡的束縛，仍然是感性的慰藉，而將家庭以外的社會，將理性的思考，都留給男人去壟斷，這是很危險的。也許有人要說，但是這正是我們所面對的現實，空談何用？我們總要將家庭安排好，才談得上其他呀！我看不見得，很多家庭的糾紛都是導因於夫婦雙方的價值觀的差異。尤其是留在家裡的女性，如果又不找機會學習、吸收知識，她們的世界觀往往很窄隘，常常爲了雞毛蒜皮的小事計較。善妒、小氣，這些並不是女性天性的本質，而是在封閉的環境中形成的，所以一心一意地要齊家，倒不見得齊得了家，必須採取迂迴路線；打開胸懷放眼世界，才能與男人在平等的基礎上去共同齊家。

過去這十年裡，台灣社會正在醞釀着一個巨大的變動。民主運動、文學運動、勞工運動及婦女運動都是這個全面性的社會變遷中的一個環節，當這個歷史性的社會運動完成時，台灣將以一個新的面貌立足於世界上，在那個新的台灣社會中，婦女的地位很大程度地將取決於他們在這個轉型期間的努力程度。台灣婦女也應該大步地踏出去了。



## 婦女新聞

### 婦女新知 啓程訪美

暢曉雁

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李元貞及董事陳秀惠於6月底起程訪美，將在紐約、克利夫蘭、華盛頓、肯薩斯城與舊金山訪問美國不同的婦女團體，交流婦運的經驗。同時參加賓州的美東夏令會及密西根州的中西部夏令會，和奧克拉荷馬市的平原區夏令會向以北美婦女會成員爲主的台灣婦女同鄉報告台灣的婦運。

### 呂秀蓮返台

踰逾二年之後，台灣婦運的先驅者——呂秀蓮女士，於六月四日返台，做爲期一個月的停留。

出國期間，呂秀蓮女士除了在哈佛大學從事人權與國際公法的研究外，並積極投入國際人權活動與台灣問題國際化的宣傳工作。在因美麗島事件而坐牢的期間，呂女士承受國際人權工作者的關懷，此行爲國際特赦組織的台灣分會催生以投桃報李，是她最大的心願。另外她認爲台灣問題在提出「自決」之外，應有具體的方案，使台灣問題國際化。她並呼籲兩岸簽訂五十年和平條約，以做爲台灣安全的屏障，這也是她下一個研究及遊說的工作。出國期間，她受邀至美國、

歐洲各地演講，返國之前還拜訪了韓國及日本的反對黨領袖。

### 面對七號公園 你有主張的權利

一向對七號公園預定地內應否興建大型體育館持反對立場的團體，包括新環境基金會、婦女新知基金會、美化環境基金會、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綠色小組、進步婦女聯盟等九個團體於五月三十日下午聯袂至市議會請願，要求議會否決此項提案，並儘速召開公聽會，廣徵民意。

回顧台北市其他公園預定地均一一被移做他用，七號公園已是僅存的最後一塊大型公園預定地，雖然體育界人士一再以所興建體育館不到公園面積的十分之一做爲藉口，但依內政部的法令，徵收公園用地以興建體育館，根本與規定不符；台北市的綠地急速縮減；增加綠地可吸納水分、過濾塵埃、製造鮮氧、調節氣溫，使人與自然接觸，得以陶冶性情。意圖「多目標使用」建造冰冷的水泥建築，所需要的道路、停車場、服務、防災等設備及短時間內廢氣、噪音的密集污染，將嚴重損害公園的生態環境。對於這項與全台北市民的權益有重大關係的公共建設，市政主管機關應舉辦公聽會，廣徵民意以彼此項建設確實建築在民意上，而不是僅以體育界人士爲主的座談會來製造「假民意」。

上述前四個團體並配合六月五日的世界環保日，當天在大安區舉行「面對七號公

園，你有主張的權利」的基層社區活動，散發連署聲明，呼籲附近居民重視自己的權利，共同來關心影響生活品質的此項公共事務。

### 重要新聞摘錄：

△財政部刻正研擬男女差別保費費率辦法，只要保險業者提供確實的統計資料，證明女性比男性長壽，女性即有機會享受投保費率優惠。已售出之女性保險，也將根據新費率，退還過去的保費差距。(中時晚報·七十七年五月十七日)

△考試院銓敘部最近決定降低大專院校附設醫院護理人員的薪級，引起有關醫護人員的恐慌，台大護理部主任表示如有必要，不惜召集白衣天使上街頭請願。(中國時報·七十七年五月廿四日)

△經濟部統計處在一項報告中分析，女性就業比率大幅提高，前年二十至六十四歲的女性勞動參與率近五成。(中國時報·七十七年五月廿五日)

△屏東市長容濛濛向屏東地院請求其妻高莉翔履行同居義務並追加離婚之訴案，經半年的纏訟，日前宣判，認爲容不會努力維持婚姻，被判敗訴。(中國時報·七十七年五月廿七日)

△台中市生命線協會主任武自珍指出，被毆婦女時有所聞，國內亟需設立「保護太太」專職機構加以保護，政府有關單位也應制訂法律或設置「家事法庭」保障其效益



● 舊雨新知共聚一堂

。(自立晚報·七十七年五月廿八日)  
 △經濟部物價督導會報導集內衣業者，討論進口內衣售價問題，希望業者能合理反映關稅降低，但遭到拒絕。(中國時報·七十七年五月廿九日)  
 △美國一項研究報告顯示，婦女在懷孕時從事較激烈的有氧運動，可能使胎兒心跳減慢，送達胎兒的氧氣也可能減少。(自立早報·七十七年五月廿九日)  
 △石化王國台塑在招考人才時排斥大專女生。(中國時報·七十七年六月二日)

## 失敗為成功之母？

/ 石正暖

「婦女新知」在母親節宣言裏提出了「停止以三字經這種侮辱母親的字眼罵人」，使我聯想到除了罵人的髒話外，連教悔、訓導人的中國格言裏也間接的貶抑、蔑視了母親的尊嚴與價值。

「失敗為成功之母」這句金玉良言，是中國人千古以來視為智者、勇者的信條。其含意我想是取自有失敗才有成功，就等於有母親才有兒子一樣的道理（女兒暫且不論，因為女兒長大了，免不了也要成為母親）。如果以代換公式來解：兒子等於成功，母親就等於失敗的代名詞。既然造就一個成功的兒子，父親絕對占有一半的功勞，為何不說「失敗為成功之父」？

我認為這乃是中國古代男性中心的思想，用潛意識的催眠作用，使人不知不覺的把失敗歸之於母親，而父親的形象永遠是成功的，高高在上的。是不是該把它改成「失敗為成功之本」，這樣既不會貶抑了母親，也沒有違反這句格言的真義。

△行政院勞基會正積極研修勞基法，有關女工夜間加班的部份可能放寬，以利將來適用於服務業，並在申請資格範圍中增列「大眾傳播業」，使女性新聞從業人員得以「合法」在夜間工作。(自立晚報·七十七年六月三日)  
 △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張荳雲所作「公務人員職業發展的研究」初步發展，男性可依年資獲致昇遷，女性除非受過大學、研究所以上的教育，或經高考級格、初任職等高，否則難有機會獲得上級青睞，賦予重

責高任。(自立早報·七十七年六月三日)  
 △根據台大婦產科主任謝長堯的研究發現，婦女「子宮頸炎」患者罹患「子宮頸癌」的危險度，較一般婦女高出一點七倍。(中國時報·七十七年六月六日)  
 △據悉，國民黨將在十三全會中修訂政綱，明文規定制定「婦女福利法」，以確實保障職業婦女與家庭婦女權益。(聯合晚報·七十七年六月七日)

## 活動預告

婦女新知基金會將於七月二十日晚上七點，邀請劉文超先生以「歐洲兩性觀」為題發表演講。演講地點在婦女新知社社，酌收茶點費五十元。

劉文超先生是西德波昂大學法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研究員，旅歐多年，對歐洲政經、社會有深入的了解。

# 八〇年代台灣婦運

- ①從呂秀蓮到婦女新知
- ②八〇年代新興婦女團體簡介



VHS 每支 250元  
Beta 每支 200元



敬請利用內附劃撥單，  
或至郵局劃撥 0526188-8 婦女新知雜誌社帳戶